





不悦的面孔比比皆是，也有些人的表情已超载不悦带着痛苦了。至于比痛苦更严重的人，则是一脸举手投降的自弃模样。而森冈，打从考试开始就看也不看考卷，迳自托腮望着窗外。今天是个大晴天，连城镇的遥远彼方都是蔚蓝晴空。也许他正在懊恼，要不是被这种无聊的考试剥夺时间，早就可以尽情地四处飙车了。

学校已开始放春假，不过部分学生还得面对令人忧愁的考试。由于连期末考后的补考也有太多人不及格，只好临时决定给学生补习。石神教的班级必须接受补习的，正好三十人，这个数学和其他科目比起来多得异常。而补习结束后，还得再考一次，今天就是再次补考的日子。

设计考卷时，教务主任特地叮嘱石神，千万别出太难的题目。

“其实我也不想这样说，不过老实说补考只是个形式，只是为了不要让学生带着红字升级。我想石神老师你也不想再这么麻烦吧。大家老早就在抱怨石神老师的考题难了，二次补考时就拜托您，让所有的人都能一举及格。”

对石神而言，他觉得自己出的考题并不难，甚至可以说简单了。考题并没有超出课堂上教授的范围，只要了解基本原则，应该立刻就能解答。只不过，要稍微换个角度着眼。这种变化方式，和参考书或考题集锦常见的题目不太一样，学生若是只有死背解法顺序自然无所适从。

不过这次他遵照了教务主任的指示，从现成的考题集锦，选出最具代表性的题目照抄不误，只要普通做了练习应该都解得出来。

森冈打了一个打哈欠，看着时钟。石神朝他一看，当下四目相对。本以为森冈会觉得尴尬，没想到他夸张地皱起眉头，双手比出一个大叉，好像想说：我其实不会作答。

石神看他这样，朝他咧嘴一笑。森冈看了露出有点惊讶的表情，然后同样也咧嘴一笑，又开始望着窗外。

微积分这玩意到底能派上什么用场嘛——石神想起森冈以前问的这个问题。虽然当时他用摩托车赛举例，解释过必要性，不过难保森冈听懂了几分。

然而石神并不排斥森冈这种质疑的态度，对于为何要学习某种东西抱有疑问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唯有当这个疑问解除了，才会产生求学的目的，也才能通往理解数学本质之路。

可惜太多老师都不愿回答学生这种单纯的疑问，不，应该是答不出来吧，石神想。因为他们并不真正地理解数学，只是按照既定的课程照本宣科，只想着要请学生拿到一定的分数，所以对森冈提出的这种质疑只会觉得不耐烦。

自己究竟在这种地方做什么呢？石神想。他正在让学生接受与数学本质无关、纯粹只为了拿分数的考试。无论是打分数，或是藉此决定及格与否，都毫无意义。这种做法根本无关数学，当然亦非教育。

石神站起来，做了一个深呼吸。

“全部的人都不用再写了。”他环视着教室说，“剩下的时间，请你们在考卷背面，写上自己现在的想法。”

学生们的脸上浮现困惑，教室里一片窃窃私语。他听到有人在嘀咕：什么叫自己的想法？

“就是自己对数学的感受。只要和数学有关，写什么都行。”他又补上一句：“这个内容也列入计分。”

学生们的脸上啪的一亮。

“这个也有分数吗？几分？”一个男学生问。

“那要看你们学的如何，如果不会解题，就好好加油写感想吧。”说着石神又重新坐回椅子。

所有的人都把考卷翻了过来，有人甚至已经开始动笔了，森冈也是其中之一。

这下子全体都能及格了，石神想。如果交白卷当然无法计分，不过只要有写东西就能看情况给分了。教务主任或许会有意见，不过应该会赞成他这个避免有人不及格的做法。

钟声响起，考试时间结束了。不过还有几个人喊着“再一下就好”，所以石神又多延长了五分钟。

收回考卷，走出教室。才刚关上门，就听到学生们开始大声鼓噪，也听到有人说“得救了”。

一回到办公室，男事务员正在等他。

“石神老师，有客人找你。”

“客人？找我？”

事务员走过来，贴在石神耳边说：“好像是刑警。”

“喔……”

“你看怎么办？”事务员露出窥探的表情。

“什么怎么办？对方不是正在等我吗？”

“是没错，不过我也可以帮你找个理由，请对方先回去。”

石神浮现苦笑。

“没那个必要，他在哪个房间？”

“我请他在会客室等你。”

“那，我马上去。”他把考卷往自己包包里一塞，就抱着走出办公室，打算回家再批改。

事务员还想跟着，他说声“我一个人就行了”加以劝阻。他很清楚事务员在打什么主意，想必是想知道刑警的来意。而且他之所以主动表示可以帮他赶走刑警，恐怕也是以为这样就可从石神口中套出内幕。

一进会客室，他预期之中的对象正在独自等着，是草薙刑警。

“不好意思，还跑到学校来打扰。”草薙站起来，鞠躬致意。

“亏你知道我在学校，都已经放春假了。”

“其实我去过府上，看您好像不在家，所以打电话到学校。结果，就听说有什么补考，当老师也挺辛苦的。”

“没学生那么累，况且今天不是补考是二次补考。”

“我懂了，原来如此，您出的考题想必很难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石神直视着刑警的脸。

“没有，我只是多少有这种感觉而已。”

“一点也不难，我只是针对一般人自以为是的盲点出题。”

“盲点吗？”

“比如说看起来像是几何问题，其实是函数的问题。”石神在刑警对面坐下。

“不过，这个应该不重要吧。对了，今天有何贵干？”

“是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”草薙也坐下，取出记事本，“我想再详细请教一次那晚的事情。”

“你是指哪晚？”

“三月十日。”草薙说，“想必您也知道，就是那个案子发生的晚上。”

“你是指在荒川发现尸体的那个案子吗？”

“不是荒川，是旧江户川。”草薙立刻加以纠正，“之前，我曾请教过您花冈小姐那晚有没有什么异样。”

“我记得。我应该是回答你，没什么特别的吧。”

“您说的没错，不过针对这点能否请您再仔细回想一下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真的一无所知，所以要我回想也无从想起。”石神的嘴角微露笑意。

“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您没有特别意识到的事说不定其实具有重大意义。如果您能尽可能地详细描述那晚的情形，我会感激不尽，您不用考虑和案子有无关联。”

“喔……这样啊。”石神摸着自己的脖子。

“事发至今已有一段日子，我知道不容易。所以为了帮助您回想，我特地借来了这个东西。”草薙拿出来的，是石神的出勤表和任教班级的课程表，还有学校的行事历。大概是向事务员借的。

“看了这个，我想也许会比较容易回想……”刑警堆出殷勤的笑容。

一看到那个，石神当下察觉刑警的目的。虽然草薙言辞含糊，不过他想知道的，显然不是花冈靖子而是石神的不在场证明。警方的矛头为何会指向自己？他实在想不出具体根据。不过，有一点令他耿耿于怀，那就是汤川学的行动。

总之既然刑警的目的是要调查不在场证明，那他就得好好应付。石神换个姿势坐好，挺直腰杆。

“那晚柔道社练习完后我就回家了，所以应该是七点左右回去的，我记得上次也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没错。那么后来您一直待在屋里吗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我想应该是。”石神故意含糊其辞，想试探草薙的反应。

“有没有谁去家里拜访过？或是打电话来？”

刑警的问题，令石神微微歪起头。

“去谁家拜访？你是说去花冈小姐家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的，我是说您家。”

“我家？”

“您会奇怪这和案子有何相干是理所当然的。重点不在于您做了什么，站在我们的立场，纯粹只是想尽量撇清，那晚花冈靖子小姐身边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这未免掰得太牵强了，石神想。当然这个刑警说这话时，想必也明知石神会发现他是在牵强附会吧。

“那晚我谁也没见过。电话嘛……我想应该也没人打给我吧，我平常本来就很少接到电话。”

“这样吗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让你特地跑来，却没什么情报可以供你参考。”

“哪里，您用不着这样客气。对了——”草薙拿起席表，“据这上面显示，十一日上午，您好像请了假。下午才到学校上课，是什么事吗？”

“你说那天吗？没什么。只是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才请假休息。反正第三学期的课也几乎都结束了，我想应该影响不大。”



“那您去医院看过病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那么严重，所以我才能下午就到校。”

“刚才我问过事务员，据说石神老师几乎从来不请假。只是，每个月大概会有  
一次，在上午请假休息。”

“我的确是这样利用休假。”

“听说您一直致力研究数学，常常因此彻夜未眠。所以据事务员表示，像这样  
的时候，您隔天上午就会请假。”

“我记得的确和事务员这么解释过。”

“我听说这个频率大约是一个月一次，”草薙再次垂眼看出席表。“十一号的  
前一天，也就是十号，您上午请了假。因为是惯例，所以事务员也不以为意，  
可是得知您次日也请假，事务员似乎有点惊讶。您连着两天请假，好像是前所  
未有的现象。”

“前所未有……会吗？”石神撑着额头，这个局面非慎重答复不可。“其实也  
没什么了不起的理由。正如你所说，十日那天是因为前一晚熬夜，所以我下午  
才到校。结果那天晚上我有点发烧，所以隔天上午只好也请假。”

“所以才下午到校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懂了。”草薙用显然带有怀疑的眼光回看着他。

“有什么奇怪吗？”

“不，我只是在想，下午就能来学校，表示您虽然身体不舒服但是应该不严重。不过如果是这点小病，通常应该会强打起精神照常上班，所以我有点好奇。毕竟，您前一天上午就已经请过半天假了。”草薙露骨地说出他对石神的怀疑。大概是已豁出去，就算因此惹恼石神他也不在乎了。

你以为我会中你的激将法吗？石神露出苦笑。

“听你这么一说或许的确如此，不过那时我很不舒服，实在爬不起来。可是到了快中午时突然好多了，于是就强打起精神来上班了。当然，正如你所说，也是因为前一天也请了假不好意思再请假。”

石神说话时，草薙一直盯着他的眼睛，以那种尖锐执拗、坚信嫌疑犯说谎时一定会狼狽露馅的视线。

“原来如此。说的也是，您平常既然在练柔道，一点小毛病想必休息个半天就没事了。事务员也说，从来没听说过石神先生生病。”

“不会吧，我当然也会感冒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，只是凑巧是那天吗？”

“‘凑巧’是什么意思？对我来说那天没什么特别的。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草薙盖起记事本，起身说道，“您这么忙还来打扰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

“是我不好意思，没帮上忙。”

“哪里，这样就足够了。”

两人一起走出会客室，石神决定送刑警到玄关。

“您和汤川，后来还曾再见面吗？”草薙边走边问。

“没有，后来一次也没见过。”石神回答，“你呢？应该常碰面吧？”

“我也很忙，最近完全没碰面。怎样，改天三个人一起聚聚吧？我听汤川说，石神先生好像也是海量。”草薙做出举杯喝酒的动作。

“那倒是无所谓，不过等案子破了再说比较好吧？”

“那当然也行，不过我们干警察的，也不是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。改天我再邀您。”

“是吗？那我静候佳音。”

“一定。”草薙说着从正面玄关走出去。

石神回到走廊后，从窗口望着刑警的背影。草薙正拿着手机说话，表情倒是看不清楚。

他在思考刑警前来调查不在场证明的意义，照理说应该有什么根据才会把矛头指向他。但那到底是什么根据？之前和草薙见面时，他看起来不像有这种想法。

不过，就今天的质问听来，草薙尚未察觉案情的本质，他感到草薙还在距离真相很远的地方徘徊，那个刑警对于石神缺乏不在场证明，肯定以为逮到了他的小辫子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到此为止都还在石神的计算之中。问题是……

汤川学的脸孔倏然闪过，那个男人察觉到了什么地步？又打算把本案的真相揭发到什么程度？

前几天，靖子在电话中提到一件怪事。据说汤川去找她，问她对石神有什么想法。而且，他似乎连石神暗恋靖子的心事都看穿了。

石神回想和汤川的几次对话，但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迂回地泄露对她的情愫，那么又怎么会被那个物理学家发现？

石神转身，朝办公室迈步走去。半路上，和那个男事务员在走廊相遇。

“咦？刑警先生呢？”

“好像没事了，刚刚才走。”

“石神老师还不回去吗？”

“对，我想起一点事要办。”

撇下似乎很想知道刑警问话内容的事务员，石神快步走回办公室。

在自己的位子坐下后，他探头看着桌下，取出放在那里的几本档案夹。里面的东西和授课内容完全无关，是他针对某个数学难题，这几年研究出来的部分成果。

把档案夹塞进包包后，他走出办公室。

“之前我不也说过吗？所谓的考察，就是思考之后仔细省察所得到的结论。如果只因为实验得到预期的结果就感到庆幸，那纯粹只是感想。更何况，本来就不可能完全如你所预期。我希望你能从实验中自己去发现一些道理。总之你好好想一想再重写。”

汤川难得发脾气。他把报告塞回给悄然肃立的学生，然后大大摇头。学生鞠个躬，走出研究室。

“没想到你也会生气”草薙说。

“我没有生气。只是看学生的做法太草率，所以指导一下。”汤川起身，开始拿马克杯冲泡即溶咖啡。“喂，后来查出了什么吗？”

“我查了石神的不在场证明。应该说，我直接去问了他本人。”

“正面攻击吗？”汤川拿着大大的马克杯，背对着流理台。“那么，他有何反应？”

“他说那晚一直在家。”

汤川皱起脸，摇摇头。

“我是在问你他有何反应，不是问你他怎么回答。”

“反应啊……看起来倒也不慌张。大概是听说刑警来了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先做好心理准备了。”

“对于你打听不在场证明的举动，他看起来像是有所疑问吗？”

“不，他没问我理由，况且我也不是开门见山地直接逼问。”

“以他的个性，说不定早就料到你们会问他不在场证明了。”汤川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啜了一口咖啡。“他说那晚一直在家？”

“而且还说什么发了烧，所以隔天上午请假。”草薙把从学校事务室拿来的石神出勤表往桌上一放。

汤川走过来，坐下，拿起出勤表。

“隔天上午……是吗？”

“犯案后，想必有很多事需要善后处理，所以才无法去学校。”

“那便当店小姐那边呢？”

“当然也仔细查过了。十一号，花冈靖子像平时一样上班。顺便说出来供你参考，她女儿也照常上学，甚至没迟到。”

汤川把出勤表放回桌上，双臂交抱。

“所谓的善后处理，到底需要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那当然是扔掉凶器之类的。”

“做那种事需要耗费十个小时以上吗？”

“为什么说十个小时以上？”

“因为犯案是在十号晚上。如果翌日上午请假，就表示善后处理需要十个小时以上。”

“大概是需要时间睡觉吧。”

“没有人犯案后在做完善后处理前睡觉的，而且就算真的因此没时间睡觉，也不会请假，照理说就算勉强硬撑也会去上班。”

“……大概是有什么理由让他非请假不可吧。”

“我就是在想那个理由。”汤川拿起马克杯。

草薙把桌上的出勤表仔细折好。

“今天我有件事非问你不可，那就是你开始怀疑石神的起因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不好办事。”

“这话太奇怪了。你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查出他对花冈靖子有好感了吗？那个关于这点，你应该不用再问我意见了。”

“问题是事情没这么简单，我也有我的立场。我向上司报告时，总不能说我只是随便碰运气才盯上石神吧？”

“就说你查清花冈靖子的周旁关系后，石神这个数学老师浮上台面——这样不就够了吗？”

“我是这样报告了，而且还查过石神和花冈靖子的关系。可惜到目前为止，完全找不出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两人之间有密切关系。”

汤川听了连马克杯也没放下，就晃着身体笑了起来。

“哈哈，我想也是。”

“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没什么特别意思，我只是说他们之间想必毫无瓜葛。我敢断言，你们就算再怎么查也查不出东西。”

“你别说这种事不关己的风凉话。像我们组长，已经快对石神失去兴趣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就算想自行查证都会有困难。所以我才想请你告诉我，你为何盯上石神。喂，你就说啊，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？”

大概是因为草薙语带恳求，汤川恢复正经的表情，放下马克杯。

“因为说了也毫无意义，对你来说也帮不上任何忙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促使我开始怀疑他和本案有关的起因，就和你从刚才反复提及的一样。我是从某个小地方，察觉他对花冈靖子的好感，所以我才会起意调查他涉案的可能性。我知道你一定会问，单凭他疑似暗怀好感为何就能这么推论，但这是所谓的直觉吧。除非是对他有种程度的认识否则很难理解，你不也常常提到刑警的直觉吗？就和那个一样。”

“这一点也不像平时的你会说的话，你居然会说直觉这种字眼。”

“偶一为之应该无妨吧。”

“那么至少请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察觉石神对靖子有好感的。”

“办不到。”

“喂……”

“因为这牵涉到他的自尊，我不想告诉别人。”

正当草薙叹息之际，敲门声响起，一名学生走了进来。

“喔。”汤川招呼那个学生，“突然找你来不好意思，我想跟你谈谈前几天那份报告。”

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戴眼镜的学生站得直挺挺的。

“你的报告写得相当不错。不过有件事我想向你确认一下，你用物性学来讨论那个问题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学生露出困惑的目光。

“因为，那是物性学的考试……”

汤川苦笑，接着摇摇头。

“那个题目实际上是基本粒子的问题，我希望你也能从那个角度探讨，不要只是因为物性学考试，就武断的认定其他理论都没用，这样当不了一个好的学者。自以为是永远都是大敌，因为本可看到的东西也会视而不见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学生老实地点头。

“我是看你很优秀才提出建议。辛苦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谢谢老师，学生说着就离开了。

草薙凝视着汤川。



“怎么，我脸上沾了什么吗？”汤川问。

“不是，我只是在想，学者说的话果然都一样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石神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。”草薙把石神针对考题的说法告诉汤川。

“嗯……找出自以为是的盲点……是吗？的确像他的作风。”汤川笑嘻嘻地说。

可是下一瞬间，这个物理学家的脸色骤然大变。他突然从椅子站起，手摸着头，走到窗边，抬起头像要仰望天空。

“喂，汤川……”

然而汤川把手掌朝草薙一伸，似乎是要叫草薙别干扰他思考。草薙无奈之下，只好望着好友这幅德行。

“不可能”汤川低语，“他不可能做得出那种事……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草薙忍不住问。

“刚才那张纸给我看看，就是石神的出勤表。”

被汤川这么一说，草薙连忙将折起的纸从怀中取出。汤川一接过去，就瞪着面纸，低声沉吟。

“怎么会……不可能……”

“喂，汤川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也跟我说说啊。”

汤川把出勤表递给草薙。

“抱歉，今天请你先回去吧。”

“你太过分了吧。”草薙提出抗议，但是一看到汤川的表情，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好友那张物理学家的脸孔，似乎正因悲伤和痛苦而扭曲着。草薙认识他这么久，从来没见过那种表情。

“你走吧，抱歉。”汤川又说了一次，听起来仿佛在呻吟。

草薙起身离座，他的疑问堆积如山。可是他不得不说服自己，现在自己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从朋友面前消失。